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三岡識略 第八卷

地震 己未七月二日巳刻，京師地震，自西北起，飛沙揚塵，黑氣障空，不見天日，人如坐波浪中，莫不傾跌。未幾，四野聲如霹靂，鳥獸驚竄。是夜，連震三次，平地拆開數丈。得勝門下裂一溝，水如泉湧。官民震傷，不可勝計，至有全家覆沒者。二日九日午刻，又大震。八月初一日子時，復震如前。自後時時簸蕩，三日，震二次。九日至二日一日，大雨三日，衢巷積水成河，民房盡行沖倒。二日五日晚，又大震二次。內外官民，日則暴處，夜則露處，不敢入室，晝夜不分，狀如混沌。朝士壓死者，則有學士王敷治、員外王開運、總河王光裕、通冀道郝炳等。積屍如山，莫可辨識。通州城房塌者更甚，空中有火光，四面焚燒，哭聲震天。又李總兵者，攜眷八口進都，宿館驛，俱陷沒，止存三口。涿州、良鄉等處，街道震裂，黑水湧出，高三四尺。山海關、三河地方平沉，為河環繞。帝都連震一月，亙古未有之變，舉朝震驚，因下詔求直言。既而群寇以次掃除，海宇安，竟為蕩平之兆云。

### 鬼城

將軍額楚進徵粵寇，距籐縣二百餘里，過鬼城一座，旗幟森列，四門晝閉，疑中有埋伏，發兵攻之。城破，黑氣障天，倏見毒蛇、蜈蚣及蛛蠍等物從空飛出，惡氣噴薄，士卒觸之，皆體脹腹疼，踣地欲絕。急撤兵而退。

### 雪庵道人

客從新安來，攜字一卷，云係一巨室家藏物，遇亂散軼，重價購歸。展閱乃草書《前出師表》，字大二寸許，筆力遒健，縱橫變化，殆入神品。後題：「至元辛巳夏四月二日有三日雪庵道人書於崇教院。」按題，乃元世祖八年。《輟耕錄》載，李雪庵與趙子昂同時，凡禁扁皆其所書，想即其人也。

### 四詠

盧文子元昌，性高雅，不喜與俗人交，少年操衡文之柄，名噪海內，四方尺素，郵寄不絕。久廁諸生，不樂，遂棄去，杜門著述。嘗作《文房四詠》，遠近傳之。一詠云：「不律不律嗟已老，鱗角兔毛何潦倒。無緣簪汝侍承明，當年投汝苦不早。祖龍祖龍計何疏，蒙恬不殺空焚書。今朝送汝瘞塚，中山從此休遺種。」二詠云：「帝鴻多事鑿墨海，萬古白石喪真宰。我今與汝結愁鄰，琉璃黯淡銷精采。翔鳳生芝那可期，送君且葬王公池。素旌上寫陶弘字，弘農主人已辭世。」三詠云：「書契以來有蔡侯，千林禿盡桑根愁。凌雲不給漢殿札，凝光側理箋空投。我今誓與赫蹄別，桃花斑文且盡裂。埋君諒君無一詞，君不見，堂堂無字碑。」四詠云：「男兒七尺當負戈，有墨須向盾鼻磨。不然亦自尚書賜，隄防兩楹作大字。若教長與仲將俱，如漆之點不如無。元卿元卿爾休矣，從來曳白腰纏紫。」

### 前輩先見

明楊公廷和柄國時，弟為卿者一，任方面者二，子姓恂等通顯者數人。既而長公子慎復掄鼎元，賀客填門，公輦蹙不歡。或問其故，公曰：「君知傀儡乎？當席將散，則傀儡盡出。天道惡盈，我恐曲終席散時也。」未幾罷相，升庵遭戍，恂殺人擬辟，其餘死亡略盡。人服公先見。夫以公之德業，升庵之才名，尚不能保，而況不如公者乎？唐嘉貞張丞相曰：「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，為不肖子酒食費，我無是也。」吾於二公之言有感。

### 發掘祖墓

何元朗良俊世居柘林，因號柘湖，負才名，自奉豪侈。歿後胤嗣孱弱，家業益落，至第六傳，止存裔孫何安一人而已。安無賴，以肩挑為業，久而不能自給，復鬻身為奴。一日，謀諸妻曰：「聞祖翁厚葬三世，中多金寶，若發取，可畢生享用矣。且子孫獨我在，誰為禁之者乎？」於是投牒縣官，托言遷葬，遂糾博徒數人，荷鋤往。先發中二塚，棺骸朽壞，空無所有。次至元朗夫婦，剖之，衣冠宛然，從風而化。於元朗便房得金帶一束，於夫人得金鳳冠、玉如意各一，金鈿二，銀鐲一，鏡數枚。二棺俱杪枋，堅固如新，念貨之可得數百緡，因覆屍於地。三塚遺骸，共一具，悉棄岸側，頭顱縱橫，男婦合併。安欣然滿載歸，見者憤恨，亟報官。安以金帶賂之。官笑曰：「渠之子孫，與他人何與？」置不問。或謂安必前生冤對，故托生其家，以快報復，斬屍揚灰，未逾斯慘。夫蓋棺事定，乃禍發後人，戮及數世，天為之乎？抑彼祖宗者自為之乎？嗚呼，亦可悲已！

### 孝子復仇

上海縣吳某，授秦中一令。偶富民犯法，令故人其罪。其人百計祈哀，初亦佯許，卒殺之。止一子，餘歲，並沒為奴。後吳年老罷歸，有戚開府東都，時吳已巨富，且年逾古稀矣，輦金詣戚，為起官計。親友互諫止之，不聽。富民之子，已偉然一丈夫，投吳為奴，性恭謹，指使無不當意，極愛之，忽不辭而去，眾疑為逃也。一夕，解鞍甫息，其人率壯士三十餘輩，皆以絳帕抹額，斬關入，吳與眷屬環跪號泣，願以所輦之金進。奴叱令跪，面數殺父之罪。叩頭乞哀，奴不顧，揮刃斷其領，以首掛鞍，並截四肢，呼嘯上馬而去。餘僕載屍踉蹌歸，家人結草為首以殮之。此庚申仲秋事也。夫《春秋》大復仇，韜晦二餘年，屈身忍辱，獲雪大恥，非智勇兼濟，能如是乎？雖詩書所稱，何以加焉？惜未詳其姓名耳。

### 私增田額

從來田畝有一定之額，時巡撫某，忽創為丈量之說，檄廢令劉從諫，先丈青浦縣。劉與圖畫共為奸利，田之增減，視賄之重輕，計起科田一萬三千餘畝，百姓嘩然不平。此項初無補於朝廷，徒飽貪吏奸民之腹，貽地方無窮之害，良可歎也。嘗憶元時，有奸人詣中書，詐訟松富民包隱田畝，為糧一百七十餘萬石，沙蕩為鈔五百餘萬緡，宜立官糾察追取。中書移文驗視，時王良為江浙行省檢校官，條陳曲折，言其不過聳朝廷之聽而報宿怨，且冀創立衙門，為徽名爵計耳。萬一民心動搖，患生不測，非培養根本之策。事遂寢。良字止善，紹興人。今安得有止善其人，為民請命哉？

沈存中《筆談》云：兩浙田稅，每畝三斗。錢氏國除，朝廷遣轉運使王方贊均稅。方贊悉令畝出一斗。或奏其擅減稅額。方贊謂：畝稅一斗者，天下之通法。兩浙既為王民，豈當異視？上從其說，至今不改。方贊生五子，多顯者，孫珪為宰相，豈惠民之報與？然則病民之報，不言可知也。

### 左道伏法

楚人朱方旦，以左道惑眾，自號「二眉道人」，美田宅，廣僕從，擁妻妾子女，如富家翁。詭言有奇術，妄談休咎。前楚撫參處下獄，幸脫，愈肆行無忌。其黨推為聖人復出，督撫藩臬及士大夫無識者，皆投贄執弟子禮。王侍讀鴻緒特疏參之曰：「妖人朱方旦，陽托修煉之名，陰挾欺世之術，廣招朋黨，私刻秘書。其書有曰：『古號為聖賢者，安知中道？中道在我山根之上，兩眉之間。』其徒互相標榜，有顧齊宏者，則曰『古之尼山、今之眉山也』，陸光旭則曰『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，而有我師眉山夫子。朱、程精理而不知數，大儒之用小；老莊言道而不言功，神仙之術虛』等語，皆刊書流布，蠱惑庸靡，侮慢先聖。乞正典刑，以維世道。」上震怒，方旦立斬，顧齊宏等秋後處決。光旭後放歸。陸君登兩榜，有名，惟喜術數，故與斯禍。厥後又有欽天監南懷仁者，上所著《窮理學》一書，其言以靈魂為性，謂一切知識記憶，不在於心而在頭腦之內。語既不經，旨極刺謬，命立焚之。

### 平西逆報【辛酉】

二月九日，王師平雲南，偽洪周化吳世，及三桂婿郭莊圖俱自殺，逆黨方光澤、李本深、胡國柱、夏國相、巴養元、趙國佐等以次伏誅。當三桂之窮迫永歷也，永歷已深入緬甸，三桂率兵進至阿瓦，檄取之。緬人懼，送永歷及太后、中宮、太子赴三桂營，未幾俱遇害，此壬寅四月事也。是日，天地昏黑，風雨雷電交作，滇人皆為之出涕。及世敗，亦投緬國，緬人以其不義，拒不

納，於是吳氏無少長俱駢戮。論者謂，三桂世受明恩，乃於其子孫不遺餘力，卒之白首稱兵，妄覬非分，荼毒生靈，此誠覆載所不容也，故不及數年，遂至舉家被戮，骸骨不保。嗚呼，孰謂無天道哉！

#### 削平諸逆

三桂以移藩，據滇反叛，僭號大周，於甲寅正日稱帝於衡州，建起宮殿，改元昭武，鑄錢曰「利用通寶」。四方起兵從逆者，則有靖南王耿精忠，平南王尚之孝，廣西將軍孫延齡，陝西提督王輔臣，潮州總兵劉進忠，四川提督鄭蛟麟，雲南總兵馬寶，四川總兵譚弘，襄陽總兵楊來嘉等。群眾蠱起，望風歸附，大者擁眾數萬，小者亦不下數萬，羽檄交馳，區分割裂。乃八年之內，睿謀獨運，以次削平，信乎神器不可以力爭也。

#### 貲郎古今不同

今人仕宦，文章德業，遠不逮古人，惟治生產為勝之。即如陶朱公，廿九年中，三致千金，便稱富人，令田舍翁見之，將笑破口矣。貲郎見於西漢者，惟張釋之，司馬相如二人。以二人之才，釋之有久宦減仲產之歎，相如謝病歸，家徒壁立，蓋為世所迫，仕亦不達，苟非異日他有以自見，必為貲郎所累，坎口終身矣。邇來一登仕途，便可取償十倍。本朝立法之寬，非前代所能及也。一客曰：古之貲郎，亦只因多識幾個字耳。予為之一笑。

#### 認後輩為同年

唐興公先生昌世，家世閩閩，盛德古道，為吾郡冠。天啟辛酉登賢書，乙丑成進士。時年八十六，復屆辛酉賓興，先生尚善飯，筋力強健，飲酒劇談，能竟夕不倦。邀新孝廉講年誼，投揭者稱「年晚生」，先生悉以年弟刺答之。昔徐文貞公，嘉靖癸未探花，年八十一，及見後癸未進士；陸文定公，嘉靖辛丑會元，年九十七，及見後辛丑進士；袁公福徵，嘉靖癸卯舉人、甲辰進士，年八十一，及見後癸卯舉人；姚方伯永濟，萬曆戊戌進士，年九十八，及見順治戊戌進士。此外不多見。屈指先生壽開九秩，又為登第之期，天之厚先生，寧有涯哉！先生以余與次公進士子鏞有姻誼，屬為韻語以記之曰：「繞城叢桂又飄香，風景推移歲月長。昔日青雲初得路，此時白髮更逢場。鄉閭舊德追徐陸，江左高門數謝王。屈指兩朝能有幾，漫隨年少共翱翔。」予倡之，同郡諸君子從而和之，得詩數百首，亦足徵一時盛事矣。

#### 居鄉不操鄉音

吳閩蔣進士植，不操鄉音，與予輩相聚，竟日劇談，無一土語。閩房燕私，如對北客。殊屬無謂。偶見一書，記陸文裕公深喜作官話，與妻子童僕言亦然。陸公名人，此卻大可怪。

#### 昇平宴

王戊正月廿四日，上以海宇蕩平，兵革偃息，大宴百僚於乾清宮。仿柏梁體，以次聯句，上自為序，題曰「昇平嘉宴」，賦詩者凡九十三人。

#### 前輩風流

張帶山先生諱君義，性高潔，隱居菜花溼，不入城市，緇衣禪笠，蕭然世外。喜飲酒，每從相知浮白縱談，意氣甚壯。然外雖頹唐，而內實沉默，隱約玩世，人莫能窺其際也。予上巳以新篔簹貽之，先生答以一絕云：「臆聞猶記老狂生，翠釀春鐙眼倍明。世事悠悠交態變，綠楊深處盡埋名。」

#### 由貼

舊制，黃冊一年一造，初無稅銀。因倭亂餉缺，收田每一兩納稅二分，永不為例。當時議之者猶紛紛。今縣令欲濟其私，忽造「由貼」之說。奸胥圖蠹，婪詐數倍。夫人之產業，非係祖遺，即屬價買，雖無由貼，誰能奪之？況此外私派，種種不一，公然刻單傳比，毫無顧忌，士紳亦鉗口結舌。倘復按差，當不至此。時言路競言吏治日非，民生日困。察吏安民，非復巡方不可，乃謀國者力持不可，何也？

#### 華蘋山人

吳懋謙，字六益，別號華蘋山人，喜吟詠，遨遊緬甸間，詩名甚著。年屆古稀，才喪妾，復買一姬，膏面染髻，以博如臯一笑。予戲貽一詩云：「騷人春晚愛幽居，老去風情尚未除。舊賦白頭憐薄倖，新題紅葉怕生疏。爐薰翠被迎歡夜，髻擁寒鐙見面初。莫倚巫山行雨慣，襄王今是病相如。」山人久病，故結語稍規之云。

#### 洗縣

大興人蘭友芳者，父為長班，入貲授青浦令。友芳日不知書，坐衙判事，悉聽左右指揮，但張目四顧而已。於是胥役橫行，婪贓以萬計。上司廉知百姓怨恨刺骨，追印入告。凡平民受害者，環署大哭。友芳驚懼，遺矢滿地。圍繞晝夜不散，競擔水荷帚灌濯，縣堂屋樑庭柱，俱以布拂拭之，名為「洗縣」，蓋百餘年來所未聞也。

#### 紙皂行

衙役之橫，莫甚於吳下。設計肆毒，酷於虎狼。時制府于公知其弊，一應催徵，檄用紙皂，不應則木皂至。雖省需索，而兩皂一到，則舉家不能安寢。盧君元昌戲作《紙皂行》曰：「有皂有皂攜紙皂，畫成三寸麼麼小。此皂捉人咄怪哉，皂捉皂兮尤絕倒。狗亦不吠雞不鳴，二皂到家家不寧。五月苦無新穀賣，餓隸索酒噉空餅。刻木為吏事有無，刀鑄墨潑先追呼。監門鵠面今休繪，怕煞沿家虎皂圖。」

#### 冥報

虞山有某者，善治生，積鏹至數萬，臺榭歌舞，窮極侈麗。性淫縱，多侍姬，日夜餌丹藥以濟其欲。忽背發一瘡，初猶小，漸大至二寸許，如負重石，諸醫束手無策。或謂宜先泄其毒，遂用利刃碎割，復以竹筒實藥，煮極熱，當項插入，以吸毒氣。相傳地獄變相，刀林沸鑊，陰慘不過如是而已。既諸法罔效，自知不治，於是呼童婢扶入庫室。阿堵繞地，以手撫摩，凝淚浩歎。時新建洞房，迴環窈窕，俾寵妾居之，几案陳設，莫非珍寶，四顧歎，悲不自勝。先是，有膳夫病熱昏憤死，一夕復甦，語妻曰：「我未應死，然不過延半月耳，第見我主人先在地府，以鐵叉鉤背，懸於殿柱，旁有藍面鬼卒，執椎捶之，痛苦叫噪，莫可名狀。」妻急掩其口。已而果以背疽潦倒，一月而卒。嘗憶倪文節公曰：「貧賤之人，一無所有，臨終脫一『厭』字。富貴之人，無所不有，臨終帶一『戀』字。脫一『厭』字，如釋重負。帶一『戀』字，如擔枷鎖。」誠哉是言！人苟能超然俗外，富貴貧賤，亦安往而不自得者乎？

平島寇群盜俱平，惟鄭逆負固海島。諸將憚波濤之險，未有勝算。適荷蘭國進貢使臣馬珍西留閩省，總制姚啟聖恥久無功，請令齎敕書速回本國，諭荷蘭王會師共剿。予閱邸抄，不覺失笑。憶明萬曆時，倭寇朝鮮，議赴援，恐路遠。聽一妄男子上言，欲發暹羅國兵，由海道搗其巢穴。廟堂以為奇策。乃知古今事未始無對也。幸國家全盛，鯨鯢降服，不然，毋乃為小丑所竊笑乎？後施將軍瑯進兵，克澎湖，直抵臺灣，鄭克塽全軍歸附。上嘉其功，封瑯為靖海侯。

#### 大酺

癸亥正月，上以海宇蕩平，宜與臣民共為宴樂，特發帑金一千兩，在厚載門架高臺，命梨園演目連傳奇，用活虎、活象、真馬。先是，江寧、蘇、浙三處織造，各製獻蟒袍玉帶、珠鳳冠、魚鱗甲，俱以黃金白玉為之。上登臺拋錢，施五城窮民。彩燈花爆，晝夜不絕。古所稱大酺，想即此也。予留滯周南，不獲一睹盛事，為長歌記之曰：「皇帝御極廿二年，削平群盜收滇黔。賡歌已繼柏梁盛，大酺直駕炎劉前。五城結臺高百尺，凌虛縹緲疑飛仙。梨園口部供奉久，教坊雜劇相後先。妙舞清歌出天半，拋金擊鼓聲淵淵。六龍遙臨百辟侍，恍聽仙樂娛鈞天。珠旗飄揚曳明月，寶馬草草揮金鞭。野狐橫吹篳篥管，段師巧撥鴛鴦弦。魚鱗甲遣黃金鑄，雁翅盔教白汞鑄。長槍大劍盡犀利，生虎活象材官牽。蘭陵假面唱入陣，秦人魚龍戲曼延。郭郎郎當拖舞袖，妓倒掛身

盤旋。羅刹食人肆慘毒，高僧救母情堪憐。牛鬼蛇神無不有，九幽百怪紛變遷。觀者如雲馬匪匪，千門萬戶俱喧闐。窮黎匍匐墮帝念，樓上往往拋金錢。江左有司競希寵，優伶買得歌喉妍。沐猴衣冠堪鬥狗，抵掌優孟殊翩翩。高車大馬多意氣，俄從冀土到日邊。天子聖明大臣直，爾曹切莫恣狂顛。」

#### 日本刀

茸城去海不百里，寇盜出沒，海禁甚嚴。邇來鯨浪已息，往來貿易者，概弛其禁。於是商賈及豪富之家競裝巨艦，東至日本，遇便風，不數日可到。彼王殷富，閩粵流寓者多。頗知上國物價，漢人不能欺，往者亦無大利。客有攜日本刀見贈者，製甚工巧，色爛爛若霜雪，能吹髮陷堅，鋒極銳利，索予作歌記之曰：「南船遠涉虯龍穴，挾得東溟三尺鐵。金絲纏靶玉鹿盧，斑斑翠滴蛟螭血。電光斜拖老蛟尾，鋒割芙蓉淬秋水。摩挲黑夜鬼怪愁，脊上猶凝青兕髓。感君持贈光拂面，月蝕良工親鍛鍊。純鉤巨闕何足珍，雪點霜花團一片。藏之寶匣蜀錦兜，白氣爛爛晨方收。莫向牀頭亂騰躍，平生不辨作恩仇。」

#### 宋朝御像

仲秋，送長兒蓉江應試。趙進士天瀾叔姪，以予有戚誼，置酒招飲。趙氏，宋王孫也，南渡後移家暨陽，藏宣祖、杜太后以下御像□六。予恭請一見。盥手展閱，見太祖、太宗，龍姿鳳章，英氣赫奕，真開代之辟。自真宗逮哲宗，或神氣端嚴，或儀貌威武，或眉目聳異，望之知為守成令主。若道君豐頤廣額，亦似有福澤者；惟欽宗狀孱削，絕無帝王之度，乃同受拘辱，蒙塵沙漠，殊不可解。及建炎中興，秀偉天挺。孝、光諸帝，丰采大略相似。若恭、端少主，形貌逼仄，竟類凡品矣。今其子孫居澄江及海虞者猶數千人，號稱巨族，歷朝以來，屢有顯者，非五代短祚之主所可比也。

#### 曲阜贈言

曲阜顏吏部光敏，性磊落，工詩文，兼留心八法。長身玉立，音吐如鐘。偕番禺詩人屈大均遇寒齋，議論卓犖，有不可一世之概。別後以古詩見投云：「董侯早通籍，華顛猶秉耒。芝草冠群芳，令名人不逮。君看鶴蓋陰，俯仰難為態。市兒豔粉奢，達人憫荒穢。何如守殘編，膚寸起煙靄。峨峨九□樓，矗起擬東岱。選聲□醇和，挾藻絕疵類。甘遂作息倫，狂歌托聖代。密雨連朝昏，大海同□□。翹首眺蒼旻，為君發遙慨。」

#### 軒室名

歐陽文忠公游潁陽，彷彿見山頂石壁中有宮館，上題「神清河」三字，余山陳仲醇徵君室名本此。《南史·隱逸傳》：「碧澗青潭，翻成麗矚。」宋人因以「麗矚」名亭，細林張王屋先生軒名本此。

#### 傳奇假托

《後漢書》注曰：蔡邕父名稜，字伯直。周氏《書影》云：邕早喪二親，年逾三□，叔父撫之，猶若童稚。此邕喪父母久矣。高氏傳奇，何不杜撰姓名，乃一無影響，厚誣古人，殆不可解。按周達觀《雜說》云：唐牛相國僧孺，有子名繁，與鄉人蔡生同舉進士，蔡生，即欲以女弟適之。蔡已有妾趙氏，力辭不得，遂成婚，氏與趙相得甚歡。蔡後至節度使。蓋借用此事，乃必欲以邕之名實之，可怪也。唐《玉泉子》載鄧事，又與此略同。

#### 神化虎

三灘人寧某，方鋤田，有虎從後搏之。田倚山，崖岸絕高，虎勢猛，躍出其前。急舉鋤擊之，中虎頰。負痛不能轉，委脫去。眾視虎跡所在，躡之，乃入一古廟。座上神像，頰間鋤痕宛然，因擊碎之，視其腹，得人骨節極多，始知前虎即此神也。遂焚其廟，虎亦絕。

#### 紙狐

江南競傳有狐怪，夜半入人家，潛匿作聲，善驚小兒，抓面抉膚，不可禁止。眾蓄火鳴鑼逐之，或見一狐逾垣而出。有擒得者，視之，乃縛篋為者也。

#### 異形

柏總兵永馥，寧遠人，有膂力。左股黑肉坳起，如人騎馬狀，左手持槍，右挾弓矢。酒酣，每解衣示人，無不歎異。

#### 卑官能詩

昌平楊自牧，任子也，家貧力學，意氣傲兀，聞有異書，口誦手抄，至老不倦。喜吟詠，有《潛籟軒稿》行世。為我邑二尹，諸公皆折節下之，安得謂卑吏中無人哉？曾有《秋日感懷》云：「且將生事付沉冥，領略秋光到草亭。阮籍酒能澆塊壘，陶潛菊可度頽齡。步來野鶴形同瘦，看到孤松眼倍青。採藥賃春千古上，何人浪說少微星。」

#### 補遺

#### 黑氣

□八年己未元旦日，申刻，有黑氣自西南屬東北，其長竟天。

#### 天雨穀

□八年己未二月，江南天長縣，天雨穀。

#### 山左飢荒

自春屆夏，東郡大荒，人相食，草根木葉，一時俱盡。行旅皆結隊而過，如單行或三四人作伴，甫出門即被啖。

#### 星變江鳴

八月，火星侵位。又江南江鳴三晝夜，如萬牛齊吼，居人駭避。

#### 道書

《雲笈七籤》載道書備矣，乃讀《開天》《靈寶》諸經，其悖理不經，較釋典更甚。嘗謂，上古有盤古真人，從天尊授內經，得以飛升。厥後神人世出，狀貌神異，類盤古。世人相聚，但知此盤古，豈知元始之初復有盤古哉？又曰，過去省劫，名曰龍漢，爰生聖人，號曰梵氣天尊，以《靈寶》教化度人。龍漢一運，歷九萬九千九百九□九劫，乾坤破壞。嗣後屢開屢壞，至帝嚳時，太王遭三天尊皇齋《靈寶》五篇以授嚳。嚳將上仙，乃封之鍾山。夏禹巡名山，得嚳所封真文，於是奉持出世，依法自修，故禹得仗神力，能鑿龍門，通四瀆，天下安。托於屍化，其實非死也。禹復封之北嶽及包山洞庭，吳王闔閭出遊仙人山，隱居取以授王。其文篆書不可識，使人問孔子。孔子曰：「此是《靈寶》五符，王尊事之。然不能遵奉，科條真文，乃飛上天，不知所在。」又《老子中經》曰：「丹田名藏精宮，中有神，姓孔名丘，字仲尼。」讀之不覺失笑。荒唐謬妄，敢於誣聖，昌黎所云「焚其書，火其居」，豈止浮屠氏哉。

#### 積財貽害

新安有富人二，一程，一汪，以賈起家，積財巨萬。性鄙吝，雖產日廣而自奉彌儉，以重利權子母，持籌握算，錙銖必較。汪無子，病將革，族人爭立，搶奪一空，奴輩各攫貲散去。汪臥牀不得食，引首四顧，飲恨而卒。程三子，長子獲與鄉薦，貪濟以橫，田宅益廣，遇亂，怨家群起劫之，被殺。餘二子、五孫，皆死於兵。余嘗讀《五代史》，載董溫積資巨萬，秘瓊滅其族，瘞之一穴，盡取所有。瓊後棄其資裝，道出魏。范延光伏兵境上，殺而奪之，挈歸河陽，輜重盈路。楊承勛遣壯士驅之墮水，悉攘其資。夫諸公功名富貴，震赫一時，乃因一人之財，而坑數家之命。蓋盈滿者造物所忌，況取不以道，又積而不散，身不及害，必禍子孫。此理與勢，萬萬不爽者，人奈何不鑑於古，獨不慮蹈秘、范諸公之覆轍耶！

日食

庚申元旦，日有食之。

貴賤有定分

《燕翼錄》曰：宋天禧初，富人鄭巽出粟五千六百石賑飢，求補官。不許。晁迥上言，乞特從之，以勸來者，農稔即止。詔補三班借職。自後皆得援巽例以請，然州縣官不許接坐，令庭參而已。又《雲間瑣錄》載，吾家朗洲公子儀登第，有司贈旗扁，父南田翁欲往報謝，乞宗達以書先容。具揭入，行參禮，郡守立待一茶。後司李及縣令俱朗洲同年，南田以庶人自居，絕不往謁觀。此二事見古之上官慎重名器，下亦各安其分，罔敢僭越，風俗猶古。今仕路一變。《抱樸子》曰：「人有出身卑碎，徒以因緣際會，低眉屈膝，超越不次，毛成羽長，蟬脫糞壤，便自軒昂，目不顧步，器滿意得。」可謂形容殆盡矣。

淫尹

嘉禾有錢柱者，納資授高密令。性貪淫無檢。縣傍即典史衙署，兩樓相望。史妻有豔色，每曉妝，令必登樓窺探。一日啟窗，目挑心許，情不能禁。先遣妾往致慰懃。史妻來答，趨出揖之，然未敢迫也。史忽於中秋夕，設席招令。欣然往。半酣，呼妻捧觴為壽，情愈蕩。史佯起更衣。乘間訂以明夜來會。翌日，以公事檄史往某處，盛飾赴約。妻含笑出迎，急趨擁之，長跪求歡。忽見史從外率數僕仗劍入，縛令於地，持刃欲下者再。令稽顙祈哀，史索萬金。遙呼家人從樓窗擲下，計將三千金。不許，又益其半。並與筆紙，叱之直敘顛末，始釋之。未幾，合邑遍傳，上司遂兩斥之。嘉善孫君為余說。

妖星吐光

□一月朔，日初沒，有妖星吐白光，自西南起，指東北，圍大尺餘，其長竟天，上下銳，厥狀勁直，逾時而滅。至□二月初旬，始隱不見。或云天槍，或云疑是長星，余作《妖星行》以記之。

產蛇

北俞塘沈進士士英，姪女嫁莊氏子，懷娠三年不產。有醫者診之曰：脈象頗異，疑必異物，當以藥下之。服畢，覺腹中奇痛，產一胞，墮地而裂，中有小蛇五，蜿蜒盤屈，以次而出，急撲殺之。沈布衣麟親見其事。

蜂報冤

敝廬之左，有鴨腳一株，高四五丈，雙鵲巢其顛。鵲育二雛。比鄰某畜蜂甚夥，鵲乘閒每旦啄食，並哺其子。一日，有數蜂隨鵲飛去，迴翔樹杪，若偵邏者。未幾，群蜂以千計，爭先出穴，狀若列隊，齊擁至巢，半繞其外，半衝入，且齧且螫。少頃，鵲雛毛血零落，墮地死，群蜂轟然望北去。二鵲哀鳴，奮爪嚙向空亂啄，竟不能救。夫小蟲何知，尚能竭其智力，不顧驅命，以報宿憾。世人肆意妄行，自以為物莫我難，乃禍機潛發，後悔何及！余目擊其事，故感而識之。

將軍好文

王將軍永譽，三韓世家也，荀中郎伏節之年，來鎮我松。性恬雅，不尚勢儀，喜詩能書，恂恂如儒生，與余輩相對論詩，竟日不倦。每出行，屏驍從，僅一馬二卒，遇者不知其為大將軍也。古稱杜當陽輕裘緩帶，周左率執筆賦詩，將軍殆近之矣。在郡二年，兵民兩安之。惜乎移任粵東而去。

河決

辛酉。淮安府五月二□七日大雨五晝夜，堤倒河決數處，直犯郡城，淹死人畜無數。知府曹君，取府堂鎮淮扁投於河，水稍退。

寒食掃墓

寒食掃墓，率諸兒宿僧舍，夢一人衣道士服，手持羽扇，相與接談良久，語多旨趣。忽驚醒，天已曙矣。□占一絕云：「二□五聲蓮葉漏，一百六日杏花風。道人曉起喚殘夢，溪鳥亂啼窗日紅。」

冰雹

六月□八日申刻，杭州省城雨冰雹，大者如桃，小者如豆。

先輩名言

於穀山《筆塵》曰：「許魯齋退居蘇門，與姚樞、竇默同游，慨然以道自任，嘗語人曰：「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，苟在上者無以任之，則在下之責也。」凡事必徵於禮，以倡率鄉人，一時風俗，為之丕變。昔者臧文仲歿，魯人哀之；子皮之死，子產歎其無與為善。我於先生見之矣。今風會日澆，士大夫以財勢相競，富人市僧，引與游處。間有一二清節之士，目為迂疏，去之惟恐不速。蚩蚩之民，從風而靡。古今人相去奚啻千萬里哉！」

鬼胎

八月□九日，馬□寺東張千總妻產一子，眼居額上，頂生兩肉角，口列巨齒四，自頸以下，悉如人。張怒，撲殺之，擲寺後，聚觀者數千人。去敝廬不半里，余目擊之。

婁江贈詩

太倉許秀才旭，善詩能書，以重陽日生，因號「九日」，有《秋水堂稿》。嘗以詩見貽云：「當年二妙擅英聲，五載逢君倍老成。達早豈知淹仕牒，才高翻喜占詩名。行吟方外同司馬，依隱江東類步兵。漫托東皇勞九辨，沅蘭湘芷不勝情。」余感其意，至今藏之。

松郡虎見

雲間素無虎，府志載余山有大青、小青，相去已久，無足據者。九月初，忽有虎從西來。初□日，伏東郊外華陽橋灌莽中。有顧氏子，年□七，早行被啖。復潛跡至天馬山一帶，居人多有見者，俱閉戶不敢出。總戎遣兵四出搜之，虎往來倏忽，偶一遇，逡巡卻避，經月不獲。詔為神虎。乃於普照寺建道場，命黃冠咒陰兵驅之，後竟逸去。余作新樂府以記其事云：「虎何來？在四郊，忽東而忽西，往來咆哮。朝食人兮，暮食犢與豚。官吏清廉，爾何為然？居人皇皇，告之幕府。昨檄千兵，今發全伍。遷延卻避，恐逢虎怒。沿村捉雞鴨，膏彼刀與斧。經旬竟不獲，屢出亦何補。爰命黃冠誦經，緇衣擊鼓。問奚所為，誓將驅虎。虎庶幾赴山而蹈海兮，以全我將軍之神武。」嘉靖初年，一虎自北從官路來，入市西空房中蹲坐。市有少年勇力五人，持刀槍攻之。虎躍起，五人皆傷，二人死，虎亦不食。次早，忽出門，渡浦至柘林西去，不知所之。見《申江雜識》。

科名不絕

海內世祿，如莆田之林、宜興之吳，閥閱之盛，不可多得。吾郡科第，惟寒宗稍多，亦最久。自明天順己卯，迄今康熙辛酉，世傳□五，時歷兩朝，通計二百四□餘年，科名繼起，皆一祖所生，其間中斷者止七年。他族通顯或過之，求其聯綿不絕，吾族之外，未易多覩也。按譜，御史介軒公諱綸，始中天順己卯舉人，甲申進士，通籍□七年歿。七年，子大理公世良諱恬、太守公世恒諱忱，俱中成化丙午舉人、弘治丙辰進士。又五年，季弟知州公世康諱懌，中辛酉舉人。大理公通籍二□六年卒。太守公二□六年，尚寶公朗洲諱子儀，中嘉靖壬午舉人、戊戌進士。又□六年，太守公卒。尚寶公中二年，五泉公諱充大、廷評公諱志學，俱中庚子舉人。又八年，尚寶公卒。五泉、廷評二公中□年，少宗伯公諱傳策中己酉舉人、庚戌進士。又三年，望海公諱傳教，中壬子舉人。又三年，兩公卒。宗伯公中□八年，環浦公諱晉，中隆慶丁卯舉人。又□二年，宗伯公卒。望海公中二□二年，文敏公諱其昌，中萬曆戊子舉人、己丑進士。又六年，望海公卒。文敏公中□六年，緋百公諱尊聞，中癸卯舉人。又四年，先祖少宰遂初公，中丙午舉人、癸丑進士。又二□年，文敏公卒。少宰公中□三年，中丞公諱象恒，中戊午舉人、己未進士。又三□年，少宰公卒。中丞公中三□七年，而不尚含叨中順治甲午舉人、辛丑進士；弟俞，中庚子舉人。又五年，中丞公卒。雖祖宗德澤未艾，而立身揚

名，以垂勿替，是所望於後之人耳。

#### 海寇劫糧

三月初五日漏五下，海寇駕二巨舟，由吳淞江直入龍華口，劫去糧艘二。守備司起龍，不及甲，單舸追之，力戰殺賊。副將張一奉畏賊，不敢赴救。起龍矢盡，中鳥槍死。賊屢入內地，官兵既不能預防，任其出入。海邑彈丸，蒞茲土者，豈可無善後之策哉！

#### 于公清節

于公成龍，山左人，由歲貢至大官，性剛正，以清節自厲，累典大郡，苞苴請托概不行，以是受知於上。晉直隸巡撫，自奉尤儉，妻子不免飢寒。刻苦之操，老而彌篤。至是擢兩江總制，單騎就道，僕從不過數人。下車之始，貪吏皆望風斂跡，民氣一新。

#### 關公著靈

五月□五日，越東嚴州府久雨，山水暴發，注流復漲，駭浪滔天。初閉城以拒之，俄頃水高於城，四圍皆成巨浸，女牆上可行舟，溺者不計其數。傍郭一古刹，祀關壯武，主僧頗修戒行，夜半夢關公蹴之曰：「起起！我先行，汝可與周將軍偕來。」僧驚寤，水已沒榻。自分必死，忽見周將軍浮水欲出，遂附其背。溯流二百餘里，直抵富陽。時富陽居民遠見神像，長三四丈，駕波逆浪，泛泛而至，趨視乃關公也。不數刻，又見巨像背負一僧，急救之。叩其故，大驚。於是募資建寺，奉香火焉。

#### 星變

七月二□七日，有星出於西南，尾指東南，光芒長四五尺，昏後漸低不見，至八月盡始滅。以星變，詔求直言。

#### 旗竿氣出

□月二□三日，楊總戎捷轅門有「帥」字旗竿二，辰刻忽於左竿斗內透黑氣，一股自下而上，高三四尺，逾數刻始不見。二□四日，黑氣從竿杪出，其光漸細而短。二□五日，則左右兩竿俱有光。二□六日，左右並演武場內旗竿二處，皆透頂而出，變為青氣，直貫半空，又有白氣圍繞其下，日高三丈始滅，聚觀者數千人。至二□七日，氣止不出，後亦無他異。

#### 毆父

西郊有陳生章者，年老去為幕客，餬口四方。閱數年，挾三百金以歸。二子俱不肖，窺囊裝重，聚而索之，誘說累日，生堅不與。二子大嘩，詬詈交作。夜半，穴垣以入，一子曳足，一子踞父腹，以繩貫兩手，拳挺交下，體無完膚。哀呼求救，盡出金付之，始得釋。一女未嫁，復疑父與有私，共逼之赴井死。生憤極，竟不能懲，鬱鬱抱病卒。偶見宋人李夏卿有詩云：「東金西木兩睽違，由此生兒不足依。一把殘骸無處著，不歸溝壑欲歸誰？」注云：「《瑤瑤子》云，東金西木，必生悖逆之兒。」蓋此類自古有之矣。

#### 詠燈

軍旅初息，人有昇平之慶。我郡元夕，燈市頗盛，兒童皆劈竹剪紙為之。醉後戲拈三律，聊識以博一笑。「老人燈」云：「連宵相對口如瘡，束縛形骸毫漸侵。瘦骨祇餘垂盡氣，熱中猶剩未灰心。長衫潦倒知難脫，短鬢蓬鬆不受簪。拋擲便應同木偶，早隨兒輩共招尋。」「走馬燈」云：「羨君談笑擁青油，片紙功名第一籌。營壘兩重屯衛霍，山河半尺鬥曹劉。甘泉夜見烽煙起，赤壁朝看甲馬收。莫道火攻原下策，敕書先拜九光侯。」「寶蓋燈」云：「萬點星球簇錦鞵，阿誰捧出一輪圓。黃□拂地人初駭，藍頂摩空影乍鮮。遮掩沐猴嬉夜月，驅馳竹馬上凌煙。兒童夾道爭喧擁，此物多應不值錢。」

#### 變畜償債

漕涇鎮有李俊卿者，家畜一牛。一夕，忽作人言曰：「我止少你米一石五斗，填了三年，無一頓飽食，今償債已畢，我將去矣。」合家共聞，急起視之，聞其喉間作聲，似有物墮地，而牛已死矣。

#### 趙公清慎

萊陽趙公倫，字閻仙，戊戌進士，性高潔，清修樂善，獎進人才，孜孜不倦。督學南省，指天誓日，過江擊楫曰：「某若一毫自私，決不能生渡江北矣。」於是干謁不行，孤寒吐氣，簞篋之風，為之一變。紳士競為詩章以歌詠之。

#### 卑官能詩

昌平楊自牧，任子也，家貧力學，意氣傲兀，聞有異書，口誦手抄，至老不倦。喜吟詠，有《潛籟軒稿》行世。為我邑二尹，諸公皆折節下之，安得謂卑吏中遂無其人哉？曾有《秋日感懷》云：「且將生事付沉冥，領略秋光到草亭。阮籍酒能澆壘塊，陶潛菊可度頽齡。步來野鶴形同瘦，看到孤松眼倍青。採藥賃春千古上，何人浪許少微星。」

#### 臘月雷電

□一月初□日，夕微雪，明晨奇寒，滴水成堅冰，舟楫不通，凍死者頗眾。至廿三日，凍始開。□二月朔，寒復如前。至初九日，臘才半，天氣忽蒸熱類四五月，昏後雷電大作，暴雨如注。

#### 腸蕈

余有妾，右腹內生一痞，始如彈丸，五六年後大類鵝卵，中似有一窟，往來動移，或痛或止，百藥罔效。久之，遍體發腫，內作水聲，日夕呻吟，死而復甦者再。諸醫束手無策，皆云此名「水鼓病」，已成不可復痊矣。章文學旭，字東生，名醫也，善治奇疾，往邀之。曰：「此非水症，乃積聚所致，不半日可癒。但所用藥性猛利，轉鬥而下，驅水甚捷，試問病人，願服與否？」病者曰：「我已垂殆，苟一線可救，死無憾也。」於是取紅丸□粒，如綠豆大，以檳榔、枳實等五六味，煎湯下之。初覺喉中響聞可畏，勢將不支。頃之，胸膈間如刀刀亂刺，哀號轉擲，痛不可狀。又頃之，下水斗許，頭面腫退。不逾時，又下數升，腹背腫退。病人曰：「我今覺胸頓寬。」遂熟睡片刻。時章君猶在坐也，曰：「此番不獨水去，痞亦當漸散矣。」留補劑二，曰：「明、後日可連服之。」遂辭去。至晚，又下水四五升，手足腫全退。不三日，病全愈。既而忽痞勢動搖，下紅黑痢三晝夜，痞亦不見。眾醫驚服，往叩其故。章笑曰：「此名腸蕈，在《內經·水脹論》中，君輩自坐不讀書耳。」皆慚而退。按岐伯曰：「寒氣客於腸外，與胃氣相搏，癖而內著，息肉乃生。始如雞卵，至其成若懷子狀，按之則堅，推之則移，月事以時下。又有一種名石瘕，病狀相同，月事不以時下，皆婦人之疾。因有積聚，可導而下，似水脹而非水脹也。」此疾若非章君，久矣作泉下之鬼矣。

#### 古諺不足據

《田家雜占》、《紀歷撮要》諸書，載古今諺詳矣，以近事考之，往往無驗。如云：「兩春夾一冬，無被暖烘烘。」是歲兩春，而冬間奇寒，為邇來僅見。又云：「重陽無雨一冬晴。」又云：「九月□三晴，釘靴掛斷繩。」是秋兩日俱有雨，而一冬竟晴。又云：「雲掩中秋月，雨打上元燈。」癸亥中秋月色如晝，甲子上元陰雨竟日夕。又云：「臘報春多雪。」是臘雷電大作，至春雪殊少。又云：「冬無雪，麥不結。」是冬無雪，至夏麥大熟。古諺之不足據如此。